

知識天地

明譯本《輕世金書》

李爽學研究員(中國文哲研究所)

明代歐洲文學的中譯史上，後人最稱熟悉的應該是葡萄牙耶穌會士陽瑪諾(Emmanuel Diaz, Jr.)的《輕世金書》(Contemptus mundi)。這是一本系統儼然的天主教靈修小品集，基督新教閱者亦夥。陽瑪諾中譯成書的時間大約是一六四〇年(崇禎十三年)，距清軍入關尚有四年。所謂「一六四〇年」，其實疑者頗多。有人認為當時可能尚未譯畢，入清以後才由其他耶穌會士續成。《輕世金書》的版本一樣複雜，一六四〇年版失傳，不過據明清之際藏書家的記載，一六四〇年的手稿可能在一六八〇年才正式付梓，時序則已進入康熙年間。

在歐洲，《輕世金書》比較流行的書名是今天常見的《遵主聖範》或《師主篇》(Imitatione christi)，此因全書首篇的標題——用陽瑪諾的譯文——是「師主行實，輕世幻光」使然，也因該篇開頭如下一句而命名：「慕靈輝者，宜師主行而趨之。」不過《遵主聖範》或《師主篇》之名，其實僅得全書精神四分，其餘重點乃在論人生終向，指出萬物虛幻，不可依恃，所以應拋棄世樂，懸想死亡與最後的審判，並痛悔罪愆，抵禦誘惑，忍受在世的憂患，收斂心神以謝主恩等等，還要勤領聖事，追求天上的永福。至於陽瑪諾在明末中譯時選擇的書題，則循歐洲中世紀流傳甚廣的「輕世」(contemptus mundi)二字。他認為「若翫茲書，明悟頓啟，愛欲翕發」，可「洞世醜」，因曰「輕世」。但類此之書讀來也「貴若寶礦」，故而可以名之為「金書」。

在歐洲中世紀，天主教的靈修典籍不少，《輕世金書》何以獨占鰲頭，脫穎而出？這點我們得對其時天主教會加以反省：史籍常指出到了中世紀後期，羅馬教會已由盛而衰，日趨腐敗，時人詬病不已。馬丁路德在十六世紀首先發難，譯《聖經》為德文，又發表系列文件，挑戰、質疑教會，形成眾所周知的「宗教改革」。路德最後率信眾離開教會，抗議宗風起雲湧，西方教會自此一分为二。天主教面對挑戰與自身的歷史，其實也極思作為，尤想清理門風，乃有「反宗教改革」出現。「反宗教改革」雖以保衛教宗，維護傳統為己任，但也由外而內，積極向信仰靠攏，回到《聖經》經文的訓示去。就在這個可謂「天主教宗教改革運動」的歷史當口，人稱「現代靈修」(devotio moderna)的平信徒靈性運動崛起，再三強調謙卑、服從與樸素生活等實踐美德，相信如此形成的宗教新生活可導腐敗的時代於正。此一運動的領袖雖然對神學上的觀想有所懷疑，但也不排除與天主冥契等等所謂神祕經驗。在這歷史轉型的一刻，《輕世金書》應運而生。書中的人生觀為時人提供行世準則，希望回歸素樸的使徒時代；書中又教人領受聖體，接納聖寵，也為時人開啟靈視，朝「天」而行。凡此強調與其他因素，遂使《輕世金書》變成名符陽瑪諾譯題中的當世「金書」，而此書也從中古晚期一路流行到文藝復興。光是手抄本就有九百種以上，而不同語言的版本幾達六千，可謂洋洋大觀。

和歐語版本一樣，《輕世金書》的作者問題極其複雜。有人認為是十二世紀的隱修僧聖伯爾納(St. Bernard of Clairvaux, 1090-1153)，也有人認為是「現代靈修」運動的旗手克路特(Geert Groote, 1340-1384)。總之，可能的作者人選不下三十五位之多。一四四一年，德語地區出現了一本拉丁文《輕世金書》的手抄本，上面署名耿稗思(Thomas à Kempis)。耿氏曾入奧斯定會任神職，本身也是位多產的作家，確可勝任《輕世金書》的作者，而學界最近的研究也證實了這一點。《輕世金書》共分四卷，耿稗思在一四二七年完成最後一卷，一四四一年的拉丁本則是全書最後的定稿。這四卷，陽瑪諾的《輕世金書·小引》有提要，謂之「若鍼南指，示人遊世弗舛。初導興程，冀人改愆，卻舊徙新識己。次導繼程，棄俗幻樂，飫道真滋，始識肆工。次又導終程，示以吾入默想，已精求精。末則論主聖體，若尼豐宴福，善士竟程，為程工報。」《輕世金書》從德語地區開始流行後，最遲在一四七二年就出現了印刷本。

陽瑪諾和耿稗思相距兩百年以上，在中國晚明，《輕世金書》故而也已歷兩百年的語言流變。陽瑪諾中譯的底本不是耿稗思原來的拉丁文本，他輾轉重譯，底本用的是文藝復興時代格蘭那達的路易(Luis de Granada)的西班牙文本。格蘭那達出生於西班牙，後以能言善道，為聖壇奇才故而為葡萄牙延請入籍。他既是教士，是作家，同時也是位深思明辯的神學家，十九歲就進入多明我會神修。格蘭那達著作無數，以靈修作品見重當代。所著《罪

人明燈》(La Guia de Preadores)以西班牙文語彙寫成，讀來雄辯濤濤卻又一派春風，人多比為耿稗思的《輕世金書》。格蘭那達確實也讀過耿著，在開始創作前的一五三八年即將之譯為西班牙文。耶穌會士對格蘭那達有偏好，所以陽瑪諾熟悉他的譯本，不難想見。

陽瑪諾中譯《輕世金書》，悉依耿稗思原來規畫，都為四卷。但是各卷章數，所本卻是格蘭那達的西班牙文本了。以第三卷為例，耿稗思原著有五十九章，格蘭那達依文藝復興時代多數本子重編，乃擴展之而為六十四章，而這正是陽譯本的章數。耿稗思的拉丁原文，在天主教文學中漂亮得出名。他用詞簡潔，不尚藻飾，對仗修辭自然天成，正對與反對寫來尤為工整，幾乎字字句句都用水磨工夫換得。耿稗思的時代印刷文化尚不發達，他在聲音上尤下工夫，文章因而極易記誦。《輕世金書》的拉丁本變成天主教文學的奇葩之一，上述是原因。格蘭那達的時代，印刷文本則已隨處可見，是以不論用拉丁文或用西班牙文寫，格著中多見西賽羅式的雄偉文體，非特遣詞高雅富瞻，而且用字奪人魂魄，音韻之美就不在話下。陽瑪諾明白所面對的源文(source text)有體式之美，中譯《輕世金書》，不可達意便罷。陽氏身處明代社會，但譯書時拒仿時文，下筆反從先秦，走的大致是《尚書》中的謨誥之體，古奧艱澀，非行家難辨。《輕世金書》首句是典型：「主曰：『人從余，罔履冥崎，恆享神生真光。』」

《尚書》幾乎是初代耶穌會士必讀的中國經典之一，陽瑪諾應不陌生。《輕世金書》譯就前四年，陽氏另譯有《聖經直解》一書，所譯經文文體大致亦仿《尚書》，可見他對這本中國古籍特有所好。《輕世金書》梓行之前，浙江鄞縣人朱宗元嘗為之潤筆。朱氏滿門書香，本人在順治五年也曾中舉。助譯之時，對《輕世金書》譯體的形成，或許也有貢獻。觀之朱宗元的著作如《拯世略說》，謨誥之體並非所長。在《輕世金書》中譯的過程裡，對耿稗思及格蘭那達的拉丁與西班牙文體能有所體認者，唯陽瑪諾而已。能推二者而又熟悉中國古典者，也唯陽瑪諾一人。《輕世金書》仿《尚書》以為中譯體式，陽瑪諾的主導地位，我們恐難排除。

陽瑪諾何以選擇此書中譯？這個問題可能要就耶穌會和陽瑪諾兩方面分別論之。耶穌會是天主教修會中服從性最高的一群人，對長上極其恭敬，對會祖聖依納爵尤其如此。依納爵進教之前，原為騎士。進教後，曾在蒙肋撒(Manresa)的西班牙小城埋名隱修。他為使德業霞蔚雲蒸，日益精進，每日必讀《輕世金書》一章，最後乃入巴黎大學結合同好，組成耶穌會。依納爵組織耶穌會，目的在「遵主聖範」，以絕財，絕色，絕意行世。在蒙肋撒隱修之前，他又曾赴蒙賽辣(Monsterrat)朝拜聖母，開始構想《神操》。此書內載一套觀想的方法，可與耶穌和瑪利亞冥契神交。《神操》的書寫目的雖和《輕世金書》有別，但卻起意在依納爵在蒙肋撒發願通讀《輕世金書》之際，當然也曾受到其中神祕主義的影響。依納爵生前強調的重要書籍如《天主降生言行紀略》(Vita christi)與《天主聖教聖人行實》(Legenda aurea)等書，明末來華的耶穌會士都曾譯之為中文，《輕世金書》自難例外。

《輕世金書》乃靈修寶典，對耶穌會通體而言，又是「自天降臨」的「瑪納」(manna)。易言之，此書是陽瑪諾所稱「諸德之樂」或「惡德之阻」，當然也是「靈病之神劑」，所以耶穌會「諸會士日覽」之，陽瑪諾也「故譯之」。譯成之後，《輕世金書》意義就不僅限於耶穌會士，中國信眾閱者日增。從明末到清末，甚至迤邐到民初，陽本一再重刻，總數已達二十五種以上。由於陽本文辭古奧，朱宗元在順治年間便著《輕世金書直解》(已佚)助讀。這個注疏傳統中著名的例子，另有道光年間呂若翰(生卒年待考)的《輕世金書便覽》等。對中國基督徒而言，耿稗思藉書寫所開的這帖「靈病之神劑」，確有重大意義。他們靈修，《聖經》之外，多賴此書古今各本。

